

军营新传

非虚构的时新故事

熄灯号已经响过一段时间了，陆卫国仍在奋笔疾书。这两天他准备给部队上堂党课，讲讲他这个党龄二十多年的老党员的心里话。

夜已深沉，陆卫国内才停下手中的笔。他转动着有些僵硬的脖子，抬头看向窗外。茫茫夜色中，飞机的轰鸣声由远及近，贴着楼顶上飞过去。

不知不觉，陆卫国来到这个支队已经快三年了。刚来那会儿，他整整一个星期没睡好觉。部队驻地就在机场跑道边上，飞机飞行噪音特别大，顺利入睡对于每一个“新人”都是要过的关。几年下来，他早已适应，现在要是听不见飞机的声音反倒有些不习惯。

窗户玻璃映照出自己略显沧桑的脸庞。这些年，他先后在几个单位任职，已经在正团职的岗位上干了6年，接近本职级的最高服役年龄。走还是留，就看今年了。他抬手摸了摸有些稀疏的前额，心里感叹，当真是时光催人老啊。

一声叹息后，陆卫国转而又想起今天上午上级下发的一起安全事故的通报。他蹙紧眉头，瞬间睡意全无，他当即决定去几个哨位上转转。

陆卫国先去了五号通道口，远远看过去，哨兵形象良好，即便是到了凌晨，站姿也依然笔挺。他照例检查了执勤设施，询问了基本执勤理论，哨兵对答如流。陆卫国心情稍感放松，继续前往下一个哨位。

五号通道口进去就是场内了，沿着跑道一路平稳行驶，车最终停在支队执勤小点门口。这里远离停机坪，远离中队部，虽说一直平稳无事，但前段时间他听说小点排长有些思想波动，时常抱怨平台小，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抱负。

想到这儿，陆卫国又开始担忧起来。不远处，似乎有人正往自己的方向移动，他向前走了几步，那个人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，是小点排长在查勤。

“政委，一切正常。”排长率先汇报。

陆卫国点了点头没有作声，两个人乘着月色将三个班看了一遍。宿舍里此起彼伏的鼾声、有些烫手的暖气，让陆卫国感到踏实。

“有情况及时汇报。”
“政委，这里不会有情况的。”

陆卫国听出了他话里有一丝轻视和松弛。“年轻人，珍惜岗位，基层是最锻炼人的地方，保持现状简单，更进一步要难得多，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还得建设出小点的特色。”
排长低头不语，若有所思。

陆卫国的不眠之夜

纪炫慧

“一定要在任何岗位上都能建功立业。好好干吧，止步不前还是更上一层楼，全看你用不用心。”

“政委，请您放心，给我三个月时间，一定让您看到这里的新变化。”排长信誓旦旦地保证。

离开小点，陆卫国想起了当年自己刚当排长的情形，也是一样的意气风发，一样的迫不及待，但他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凡事都有个积累的过程。后来，他当了指导员，那时候条件哪比得上现在，哨位上没有监控设备，哨兵执勤站岗的状态很大程度上要靠自觉。

他记得有个岗哨设在目标单位的14层，不管上勤还是查勤，都要乘坐电梯。每次夜里查哨，电梯门一开，他就看见哨兵笔直地站着。再仔细一看，哨兵的脸上总留着几道隐隐约约的压痕。陆卫国一开始琢磨不透其中的原因，几次下来他就明白了，电梯一上一下都有启动声音，哨兵听见动静就知道是干部上来查勤了，便立马调整状态，对此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陆卫国明知哨兵晚上偷偷打瞌睡，却找不到证据。再往后，夜里查勤，他索性放弃电梯，坚持从楼梯爬上去，睡觉的哨兵被抓了个正着。就这样不间断地纠正了一个月，再没有哨兵敢在后半夜打瞌睡，这个多年的“老大难”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

陆卫国还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，车已经到了跑道边的境界哨前。夜里风凉其大，加上环境空旷，呼啸而来的冷风像是要把人卷走。他禁不住打了个冷战，快步走上岗亭。

小小的岗亭里，哨兵纹丝不动站着，目光如炬。看到他，陆卫国突然想到自己的儿子，那个倔强固执的男孩，转眼已经跟自己一般高了，可父子之间面对面谈心的机会着实不多。儿子是好儿子，父亲却谈不上是个好父亲。说实话，这些年自己对儿子的成长关注得确实太少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深深叹了口气，对这个家的亏欠只能是离开部队以后再慢慢弥补了。

“小伙子，冷不冷？”
“报告政委，不冷！哨位上有空调，而且我穿了三层衣服。”

“第几年兵了？”
“第五年！”

“想走想留啊？”
“让我走我就走，让我留我就留！”
“你自己的想法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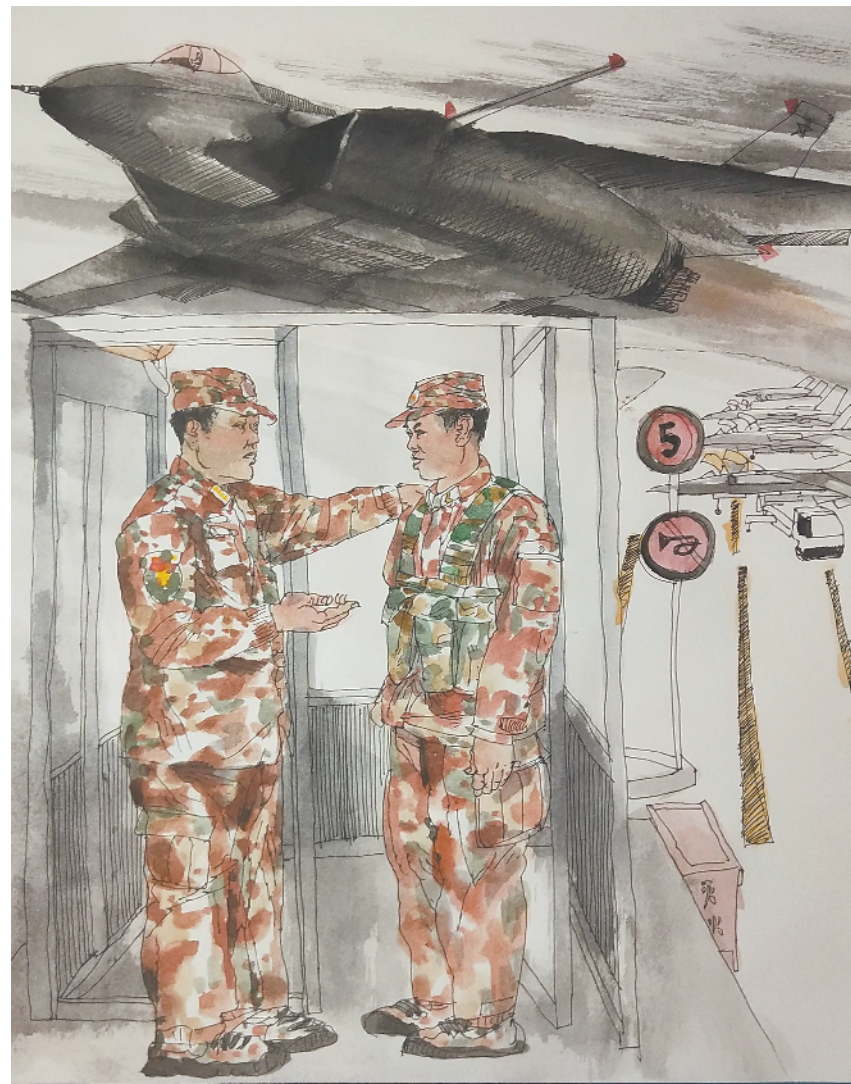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的想法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，不给组织添麻烦！”

陆卫国没有再问下去，他拍拍士兵的肩膀，记下了这个哨兵坚毅的面孔。回去的路上，陆卫国还在反复咀嚼着哨兵的话，组织让走就走，让留就留，坚决执行毫不犹豫。这并非是自己当这个政委的面，说的空话、大话，这是一个有着五年兵龄的战士应该具有的觉悟。那么自己呢？无论组织上给他什么样的任务和安排，他也绝无二话。多年的军旅生活历练，陆卫国的内心深沉而坚定，这一丝思想的涟漪反而让他觉得欣慰、放松。“想不到今晚查哨还有意料之外的收获，看来今晚能睡个踏实觉了。”

本版插图：李振

长征

第四八四七期



奋斗·青春

硬气

戴永洋



最后被反超了整整两圈。“长这么大，就没输过这么惨！”完败后的王勋很是不服，心想，如果有机会也要让对方难堪一回。

机会还真来了！这天，文化小分队来驻地慰问演出，其间想找一位班长上台合唱《我的老班长》。王勋见状，尖着嗓子喊道：“陆达、陆达、陆达……”别的战友也跟着起哄，就这样，陆达莫名其妙地被点了将。结果，意外发生了。陆达刚唱了一半，眼泪便流了下来，后来竟然泣不成声，只好匆匆下台。这一幕惊呆了所有人，包括“策划者”王勋，毕竟他只知道陆达从不单独唱歌，却不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。

这一切都被副班长屈波看在眼里，事后，他向王勋道出了缘由。7年前，陆达参军入伍，一心想当文艺兵，可几次选拔都没成功。渐渐地，他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主业也荒废了，训练是能躲则躲、能逃则逃。老班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，不止一次地劝他，可他并不往心里去，总是一句话：“不用管我，我保证考核不拖后腿，行不？”

当然，他确实说到做到。每次考核前一周，他都临时突击训练，最后也能压着线完成考试，实现他“不拖后腿”的承诺。就这样，一晃就到了年底。这一天，上级突然来队进行考核，目的就是要通过不打招呼的方式，检验部队日常训练的真實水平。

结果可想而知，老班长一直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。陆达因为没有恶补训练的时间，武装五公里跑到一半就岔了气，成了全连最后一个到达终点的人，直接将总成绩拖了足足2分钟，创造了连队有史以来的最差成绩。

“那后来呢？”王勋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后来，老班长因为自责，年底没有参加选改士官，脱下了军装！”屈波深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不至于吧！不就是一次考核吗？”王勋一脸惊讶。

“是啊，起初陆班长也想不通，直到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新兵下连时，其他班长看他平时作风稀稀拉拉，都不愿意带他，只有老班长，三番五次表示自己能带好这个兵，甚至现场立下军令状——如果真拖了连队后腿，自己走人！”屈波话锋一转，“从那以后，陆班长就再也没有唱过歌。他悄悄地把乐器都藏了起来，同时也藏起了笑容，一心一意地扑在训练上。这不，几年过去了，陆班长不仅自己军事素质过硬，所带的班也成为连队的标杆。”

听到这儿，王勋好像被电了一下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。他这才明白，班长之所以成天板着脸，不是因为别人欠了他，而是因为他欠了别人；他这才明白，班长为何在第一次班务会上就莫名其妙地说出那样一句话：作为学生，学习是主业，学习好就硬气。但作为军人，训练才是主业，训练好才硬气……

时间过得很快，又是一个周末。这天，王勋起得特别早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暗自努力，他觉得信心十足，今天他要向陆班长挑战！

王勋全副武装地走到陆达面前，硬气地说道：“还是老样子吧，如果这次武装五公里我赢了，你说过的，叫我班长，怎么样？”

那一刻，众人瞠目结舌，包括成天板着脸的陆达。

“快去看看，俩人又杠上了！”周末一早，新兵一连一班就热闹起来了。

一班班长陆达和他带的新兵王勋，年龄相仿，还是老乡，但是差异却不小。王勋是名校的高材生，光学士学位就有两个；而陆达呢，高中毕业参军，唯一的大专文凭还是在部队靠自学获得的……

虽然学历、经历不同，但是俩人身上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自信，用部队的话说，就是硬气。不同的是，王勋的硬气貌似更加张扬，“看，这是最新出版的核心期刊，发表了我写的文章！”

当然，王勋的硬气也是有道理的。来到部队后，他很快就显示出自己的特长，担任连队的文化骨干，出黑板报、录广播、做课件，样样都干得有声有色。一时间，本就自信的王勋更加硬气了，似乎还有了一些其他战友没有的“特权”：以出黑板报为由，不参加体能训练；以录制饭堂广播为由，提前离开训练场……

对此，大伙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，唯独陆达，浇来的是“一盆冷水”，“如果不荒废主业的话，是件好事！”听着这样一句不是表扬的表扬，王勋不以为然，心里犯嘀咕，陆班长的眼里就只有训练成绩。

王勋对陆达没什么好感，因为陆达总是板着一张脸，好像谁欠了他似的。所以，王勋很少叫陆达班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说出口。然而，让他没想到，“万不得已”这么快就来了！

那天中午，别人都在自我加压叠被子。王勋倒好，趁陆达出去之机，三下五除二把被子叠成“高射炮”后，就趴在床上开始休息。这还没完，他还“躺着说话不腰疼”地怂恿别人，“都别叠了，就算叠得再好，能把敌人打趴下吗？”巧的是，这话正好被进门的陆达听到：“那依你看，练什么能把敌人打趴下？”

本来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却撞上了枪口，王勋一时不知所措，只好硬着头皮道：“至少也得是跑步吧！”话刚出口，王勋就后悔了，使劲儿掐了一下大腿；和老兵比脚上功夫，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！再说，自己都快一个星期没正经八经地训练了，怎么比？

“好，咱就比跑步！”王勋来不及后悔，就听见陆达一锤定音，“当然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全副武装，你轻装就行！”

一听这话，心里本来就没底的王勋更加惘了，真不知道是该窃喜还是应该自怜，只知道此刻已经骑虎难下，除了坚持到底，别无选择：“那万一我赢了呢？”

“如果你赢了，我叫你班长！”陆达言语干脆利落，一如既往的硬气。

比赛开始了！王勋“嗖”地一下冲了出去，还别说，这身轻就是占优势，没几分钟，就超出陆达几十米。可只领先了两圈，王勋的速度就慢下来了，而且越来越慢，眼睁睁地看着全副武装的陆达渐渐超过自己，直到

他早年在部队当过兵，儿子现在在边防部队服役。“老兵”和“军属老大爷”这双重身份还是让王大爷颇为骄傲和欣慰的。

王大爷退休后，一直住在这个小区里。他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平日除了协助物业人员打扫卫生、清理垃圾，还收些废旧电器与报纸。有时候废品量大，他就喊老伴来帮忙。一开始，儿子竭力反对他做这些事情，在电话里说，“你退休就该好好休息，本来身体就不太好。再说了，你这么做，别人会怎么说我？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对你不孝顺呢。”王大爷眼一瞪，说，“别人怎么说，我管不了，我只想趁还能干得动时干点事。再说了，这不仅节能环保，还能锻炼身体，有什么不好？”儿子拗不过父亲，便不再阻拦了，只是担心父亲年纪大了，搬东西不方便，就专门给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。

这天一大早，小区广播发布了自愿向疫区捐款捐物的通知。东侧广场上，居民们都戴着口罩，裹得严严实实，但眼神是温暖的。工作人员快速地登记着、清点着居民捐助的钱物。

这时，王大爷骑着三轮车来了，还载着老伴，老两口脸上挂着雪花与水珠。他停好车，把老伴扶下车，跟大家点头打招呼，随后从有些泛白的军用挎包里，掏出一个纸包。他缓缓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是一大摞票面不等的纸币。大家都很惊讶：“王大爷，这些全部捐？”王大爷搓着手，点点头，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笑：“钱都是卖废品赚来的，回头大伙家里还有废品啥的，只管喊俺……”

微纪事

不是零碎，是精粹

雪一直在下，纷纷扬扬，鹅毛般的雪花飘落在大街小巷。前不久，一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，打乱了城市的节奏，街巷间很少看见行人。

雪一直在下，整个小区异常安静，安静得似乎能听见雪花落地的声音。四个绿色垃圾桶并排靠在小区一角，居民每次倒垃圾，哪怕只有几步路也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。这几天，小区广播不断播放疫情通报，宣传防控知识。

一个多少有点驼背的身影出现在垃圾桶旁，是居住在小区二单元的王大爷。居民们对他再熟悉不过了。

大雪过后，就是春暖花开

唐虎

他喊老伴来帮忙。一开始，儿子竭力反对他做这些事情，在电话里说，“你退休就该好好休息，本来身体就不太好。再说了，你这么做，别人会怎么说我？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我对你不孝顺呢。”王大爷眼一瞪，说，“别人怎么说，我管不了，我只想趁还能干得动时干点事。再说了，这不仅节能环保，还能锻炼身体，有什么不好？”儿子拗不过父亲，便不再阻拦了，只是担心父亲年纪大了，搬东西不方便，就专门给他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。

这天一大早，小区广播发布了自愿向疫区捐款捐物的通知。东侧广场上，居民们都戴着口罩，裹得严严实实，但眼神是温暖的。工作人员快速地登记着、清点着居民捐助的钱物。

这时，王大爷骑着三轮车来了，还载着老伴，老两口脸上挂着雪花与水珠。他停好车，把老伴扶下车，跟大家点头打招呼，随后从有些泛白的军用挎包里，掏出一个纸包。他缓缓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打开，里面是一大摞票面不等的纸币。大家都很惊讶：“王大爷，这些全部捐？”王大爷搓着手，点点头，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笑：“钱都是卖废品赚来的，回头大伙家里还有废品啥的，只管喊俺……”

雪一直在下。王大爷和居民们坚信，大雪过后，就是春暖花开。

